# 黄开林，一尾游向大海的鱼

■ 邢海珍

深阅读

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读者，朝三暮四地读，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地读，时而深入，而更多的是浅浅的，泛泛的，若说句好听的，只是走马观花而已。但是我读黄开林，好像就不一样，有些不经意地就走进去了，记得是从那篇写“小鱼仔”的文字开始的，散文家的娴熟和从容，满眼的风景，既贴近又能拉开，是细而不腻，不腻又不隔。我忽然感到，黄开林的名字，就是一尾鱼呀，哈，当然不是“小鱼仔”的鱼啦，他是一条从西北岚皋游向大上海的“鱼”。

长期以来，我蜗居于黑龙江的一个小角落里窥望天下，有眼不识黄开林。听我的学生韩文友说起大上海，说起金山区，他说起一个写散文的作家黄开林，从那时起，我从没到过的大都市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而是离我越来越近了。我非常佩服黄开林笔下的大上海、金山人，他的心中有春风有热度，他写出来的上海滩情境走心，他写的金山人韵致入怀。

最是让我与开林先生接近的不是见面，而是金山区档案局的一个名为“金山记忆”的公众号。开林写上海的文章都是从公众号上看到的，那些温润、自在又极为开阔的文字一下就吸引了我，真想不到韩文友介绍的这个公众号推出了这样高质量的文学佳作，而且还是一个档案局的职业范畴，几乎可以与专业的文学平台媲美了。

这个公众号的天地真是太开阔了，不仅打开了与作家黄开林相识相知的大门，而且看到了上海、金山、现实、历史乃至更深切的人情人性风景。“金山记忆”那是一片辽阔的海，大上海的海，金山卫的海，黄开林这尾鱼，从这片水域游向了纵深。如果说公众号是一个大建筑，开林的文章就是我看上海和金山的一扇用词采和匠心构成的窗子，上海金山的气象风物被黄开林笔下的文字雕镂得气韵蓬勃、生机盎然。

韩文友也是作家，写得一手好散文，那天文友说，可以给他们写点东西。我给开林的散文做了一些点评，作家热情地做了回复，一来二去我们也就成了网友了。那一天来了兴致，写了一篇以论为主的小文章，评说开林成了我的主要话题。文章传给金山档案局秦骞局长，很快就发在了公众号上，交流渐多起来，开林和我就成了不再陌生的朋友了。

终于有了见面的机会。那是秋天的日子，档案局以公众号的名义搞了一次采风活动，邀请了一些作家到金山，我也在其中。飞机在雨中落地，车子又跑了很远的路，见面，我和开林的手握在一起，文章之外的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看着这个写出让人赞叹不已的美文的人，黄开林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厚道，有些内敛，言谈语速稍慢，稳，长于思。这大概也是他能写出好文章的道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锦心绣口吧。

开林说起他从陕南来到大上海的感受，他感叹金山热土情深，向我介绍秦骞局长带领档案局一班人奋力拓展新时代档案事业的博大襟怀，又说起“金山记忆”，在全国档案系统连续多年是“冠军”头衔，对金山的历史文化、名人事迹以及企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助作用，说到副局长蔡国欢对公众号的严格把关和倾心尽力，讲起金山区档案局上下一心的好风气，尤其感叹他们对文人的礼遇和尊重，对金山的知遇之恩开林更是有说不完的话。

几天的采风时间，我们走了不少地方，见了不少人，因为先前比较深入地读了开林先生的散文，对望秦精酿、浦消培训等企业和一些企业家的名字已是耳熟能详了。我们参观的地方，开林几乎都采访过，本可以不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但他作为半个东道主，热情地陪着我们走。我们时而交流，了解到开林经历很丰富，多年从事志书的编写工作，又朝夕苦心经营散文，功底深厚，在陕西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史志与档案密切相关，被秦局长发现了人才，夫妇二人受邀来到了金山。

品着金枫黄酒，品着望秦精酿，开林先生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是啊，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个机缘，一个写上海的机缘啊！上海采风，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见面的机会，对他的深度理解来说，面对面的交流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的。几天时间活动安排比较紧张，人多，我们单独说话的时间不多。

在参观金山档案局办公环境的时候，开林带我去他的办公室看看，安静、干净，读书看报十分方便，电脑等设备一应俱全，好一处写作的安适环境。我给他带几本我的书来，趁便在他的办公室里签了几个字，算作留念。写字时，开林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我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岚皋黄开林》的诗，开林喜欢，发在他的“闲情以寄”的公众号上，诗中有这样的文字：

黄浦江情深义重，浩源路襟怀温暖/感念梦中仍是青春意气/多少未酬的壮志，从热血中醒来/一纸美文出手，尽是江南好风景/公众号，打开一扇窗子/金山记忆的天空更明媚/隔遥遥山水，我的眼睛陡然一亮

自在凤凰飞，全天下自由亮翅/一杯望秦精酿举起/播撒人间世界醇香/大金山岛上、枇杷园中/彩笔之下风光旖旎如画美/写杨火根，凭渔图咏史/访浦国平，举消防补天//谈笑间，胸有成竹/勾勒白蘑菇的精魂气韵/捕捉小鱼仔的诚朴之心/田子坊、思南路/海上金山激荡春风万里/笔下文章滔滔，说不尽心中感动/人生一段路，修成不朽的怀念

从上海回来之后，与开林先生的联系主要是读两个公众号上的文章，一个是“金山记忆”，一个是他自己的公众号“闲情以寄”。除了一些写家乡的，他近一时期的散文多是写上海金山的。走过了大半生路程，有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写作的视野已渐渐开阔起来，而且年龄到了所求不多、看世界趋于平和阶段，尤其是心性与文笔的成熟老到遇合，他写上海就显得很是从容不迫，显出许多优势来。先前看到的有写“凤凰”集团的《自在凤凰》，有写“望秦精酿”的《一“望秦”深情切切》，有写“浦消”的《此心不移消防情》等几篇，后来“金山记忆”经常推出他写上海写金山的散文作品，几乎每发一篇读者都有热烈的反响，留言参与的接连不断。

他和一些作家们的文章为公众号增加了亮度，他是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位。开林的笔有风骨也不乏柔肠，健朗而温润，贴近而不隔。《自在凤凰》从个人经历中的凤凰自行车写起，写到凤凰集团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以小见大，能小能大，大而不空。他不但写了金山本地题材的散文，而且远赴云南，采访了援滇扶贫的普洱茶合作项目，采访了援滇医生宗兵，写出了《沪滇携手茶味长》和《宗兵的罗平情》两篇文章。无论写什么，开林先生都能实地考察、亲临现场，抓住一些独到的细节，于是笔下情思兼备，写起来总是如鱼得水。像《沪滇携手茶味长》结尾一段文字就是潇洒自如，在思辨的情境之中有了绕梁之音：“只有敢于做自己，敢于从善意的愿望出发倾力所为，才能活出自己的格局。‘沪’字有水，‘滇’字有水，普洱的‘洱’也有水，养育生命离不开水，万物生长离不了水，茶更离不开水。好茶还得好水，好水泡出好茶，这就是水乳交融，就是鱼水情深，就是山高水长、云水襟怀！”在“水”字上做文章，纵横往来，有情调亦有格局。

去年在威海过春节，收到开林先生寄来的一大包书，共四本他的散文集，《家在岚皋》《闲情以寄》《心静如莲》《流年顾影》，一个闲散的冬天有了身心陶醉的机会，好长时间沉浸在开林的美文之中。生活的情调、生命的感怀，都是从心而出的悟性和真知，读来真是境界大开，好像走出了狭促之所而见了无限天地。

在《心静如莲》一书的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写作这事儿，谁都能行，不在乎文化的高低，阅历的深浅，只要醉心于内在的追求承受着常人的漠视，肯琢磨、善思谋、会读书就行。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认准了，就一路走好，心无旁骛。要说文学和写作能够给人带来什么，那就是乐趣，精神过瘾。”一生一世投身于写作之中，开林先生行走于字词之间是如此安然泰然，当是一个文学的得道者。

就说《流年顾影》那么厚厚的一大本，如此的浩繁之工，耗费了开林多少宝贵时日，既有那么多的老照片，旷日的积累搜求，又是辨识求证，形成诸多文字的说明与描述，需要多少心血的浸润？非亲历者很难体味其中的甘苦。那些极有价值的老照片，加之简洁生动的纪实性文字，当是一本有些跨界意义的非虚构或可称之为大散文。

读他这些文字，方知能写到如此精深程度，是几十年面壁修炼的结果，而绝非一朝一夕能够水到渠成的！而当大上海向他敞开洋洋乎水天一色的大境界之时，开林襟抱中的激情与浪涌就会在时代的高度风云际会。

最近我从“金山记忆”和“闲情以寄”读到两篇写上海又与当前疫情有关系的散文，一篇是《金山过年记》，另一篇是《春风隔不住》。

开林先生夫妇本该回陕西老家过大年的，但由于新冠疫情防控要求“就地过春节”，回不去了，所以有了妙趣横生、情味十足的《金山过年记》。写上海金山人礼仪之都的亲情与好客，作家在佳节的滞留中而感同身受。秦骞局长挚情相邀，参加了他老岳父家的“团年”，开林夫妇二人尽享了如家的节日团圆氛围。文中抒写了身在上海对家乡亲人的牵挂，文意丰满，增加了感情的厚度。大上海与家乡两相连结，更彰显了人在他乡而不失佳节的盛情，表达了对上海金山的真诚感念。

《春风隔不住》是他写上海文章中最具现场感的一篇，疫情暴发，居家隔离，上下一心，档案局领导们悉心关照，不仅送菜送肉，而且送来报纸送来安慰，在危机时刻，作家的切身感受是信心和暖意。文中足足的家国情怀，让人感受到责任与担当的力量。抄开林文章的一段话来领略他对上海抗击疫情的深切感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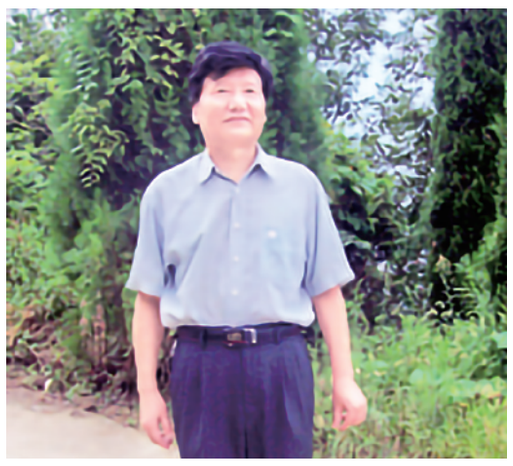
能安然地宅在家中，那是防疫人员不分昼夜地坚守，我们感觉百无聊赖，他们有家不能回。我们淡定静养，生活基本有规律，很大成分有医护人员忘我舍身的大爱，有国家为治理疫情而有的坚定信念，更有所有心怀感恩及悲悯之人的牵肠挂肚。我们出不了力，可以稳定住情绪，尽量朝好的方面想。相信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春风送暖的季节已经来临。配合防疫工作，致敬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每一个人，感恩伟大的祖国！

窗外阳光明媚，寂静无声，白玉兰开得正繁，紫红玉兰含苞待放，清爽的树枝上露出碎碎的芽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上海生活的节奏开始慢下来，却没有停摆，也未封城，这就是自信，人间奇迹。可以这样说，上海是一座让人放心的城市，平安而温馨，魔幻而从容，是我们最可靠的靠山。

上海抗击疫情的力度及充分的人性化精神，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力量和安全感，文章表达了对于上海、对于祖国的全心全意的依赖和无限的钦敬之情。是的，上海是中国的“大国重器”，是祖国强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祖国强大了，人民才能挺起腰杆不受强敌和灾难的压迫。

正当开林先生的人生和文学走向成熟之际，一流都市的大上海向他敞开了胸怀，他有机会用他成熟的笔墨抒写更博大的天地，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遇。写作前行，需要拓展题材，方能激活更充分的创造力和灵感，更好的作品就可能应运而生。有金山区档案局、有“金山记忆”这片辽阔的水域，相信开林这条大鱼一定会乘风破浪，在金山人慧眼识珠的境遇中，一定能跃上“龙门”并在大海中游向理想的远方。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绥化学院中文系教授）**



安康现当代文学人物回望：

## 张宣强

张宣强，陕西紫阳人。1963年开始在省、市报刊发表诗歌，1973年调入县文化馆从事文艺创作和群众业余创作辅导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后来的陕西省作协）。在全国百多种报刊以及省市舞台、电视荧屏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民歌剧、歌曲、曲艺等多种文学艺术作品350多万字，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歌曲五十余件在省内外获各种奖项，有诗歌、小说、散文入选陕西省建国30年诗歌选、小说选、有散文录入《陕西作家散文选》《陕西作家50年散文选》以及别的选本40多种。有部分诗作译介于日本，出版长篇小说《美女晒羞》、散文集《村野随笔》《绿野之约》等。长期致力于紫阳本土文化尤其是“紫阳民歌”的研究。2008年，安康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地方文化贡献奖”。曾担任紫阳县文化馆长、县政协副主席。现为中国音协会员，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作协名誉副主席、县作协名誉主席。

歌咏时代，关照现实，是那个时代的诗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这种品质虽然或多或少减损了诗歌的艺术性，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他们情感中所蕴含的爱，是真我的爱，也是超越小我，而走向大我的爱。今天，回头再看张宣强早期的诗歌，我惊讶地发现，他对时代的歌咏、对现实的关照，并非是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解，他的诗歌中那种饱满的热度，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张力，那种富有音乐节奏感的律动和跳跃，使他的诗歌克服了时代语境的制约，以自身的艺术光环，卓然挺立。“云中有树/树上有路/好陡哟/九十度！——走罗！走罗！/上树去罗！//群山翻彩浪/青枝喜歌舞/手攀云雾/一步，一步……//——上树来罗！/收小秋罗！/——摘柿子罗/——打桐子罗！——割红棕罗！——挟漆子罗！//刀儿裁红霞/竹竿抖金珠/筐装秋山富/篓盛丰收图！/(《树上有路》《诗刊》1981年第9期)”这是一幅秋景图，语言夸张、跳跃，人与景融为一体，诗意浓郁饱满，秋不仅仅是一幅幅图景，而是一种生活的味道，一种伸手可触的希望。

贴近时代，扎根生活，这是张宣强作为一个本色的乡土诗人不变的信条，也是他对民间立场的自觉坚守。因此，他的诗轻灵而不晦涩，既有感性的铺排，也有理性的升华和提炼。写时代、写生活，绝不机械地复制，他善于发现时代的个性，表现生活中的细腻感觉，于是，好多年过去，他的诗总能穿越时间，各种味道仍然醇厚鲜美：“我艰难地咀嚼，来自土地的金黄、银白和青绿，咀嚼风雨催熟的五谷，渐渐嚼出了泥土和太阳的气味，我梦见自己长成了一棵大树……(《断奶》《青年作家》1985年第6期)”这种来自人世间的母性之爱，既是共性的也是个性的，但诗人把切入点放在了“断奶”上，这种表面的严酷，却被一种内在的慈爱所消解，爱的主旨变得深刻，它渐渐与土地与万物之爱，汇聚在一起，人类的生养其实就是大地的生养……愈到后来，张宣强的诗歌愈接近本色，同时，理性的光芒也愈发明亮。除了《断奶》，这一时期创作的《山路断想》《石花》《山的地平线》等作品，都具有典范的意义。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张宣强的创作方向基本上转入紫阳新民歌的写作上，他是紫阳民歌发掘、整理、创新的集大成者，他先后改造、创作新民歌一百余首，其中三十余首成为歌中经典，至今传唱不衰。由诗到歌，这个过程并不矛盾，这是诗人张宣强极其自然的创作走向。从诗歌到歌词，民歌对他的抚育、滋养、启迪是直接的，这是原始的动力，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而，他的诗歌或是歌词，都具有跳跃性和节奏感，语言干净、剔透，意蕴丰赡，音乐的旋律悄然潜伏在文字之中，读后舌齿生香、余味无穷……

**——摘自叶松成《纯情的表达，本色的质地》**

文化纵横

# 重拾潜藏在生活底层的力量

■ 蔡淼

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之变局时代，新媒体迅速崛起，导致流量为王。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探讨当下散文诗的精神与走向，是一件极具价值的事情。

我对写作带有一种固执的偏见：必须要具有一种独特性，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属性，在文学的长河中充当着一个无法绕开的巨石。无论是在题材上，形式上，内容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首先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创造与构建，我们的现实生活已经八面雷同了，在灵魂的深处，精神世界里恰恰需要重新拾起被生活隐藏的力量，欲望，张扬，跋扈，妄想等等，这些元素组成了文学的精神版图。一个不会被随时替代的文学力量，一个不会躲藏在“等”字的后面的作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何谓“等”字的内涵呢，那就是在将来文学史上的记述是无法省略的，是无法一笔带过的，是群体之中存在的一种独特现象，是无法复制和替代的，像鲁迅和他的《野草》一样。如果你的写作随时能够被替代，今天你能写出来，明天他能写出来，那么，这样的写作于个人而言可能是有效的，但是在社会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其实是无效的。一个随时能被替代的作者其实某种意义上透着一种悲哀，虽然我这么讲可能会有些残忍，但是时间会验证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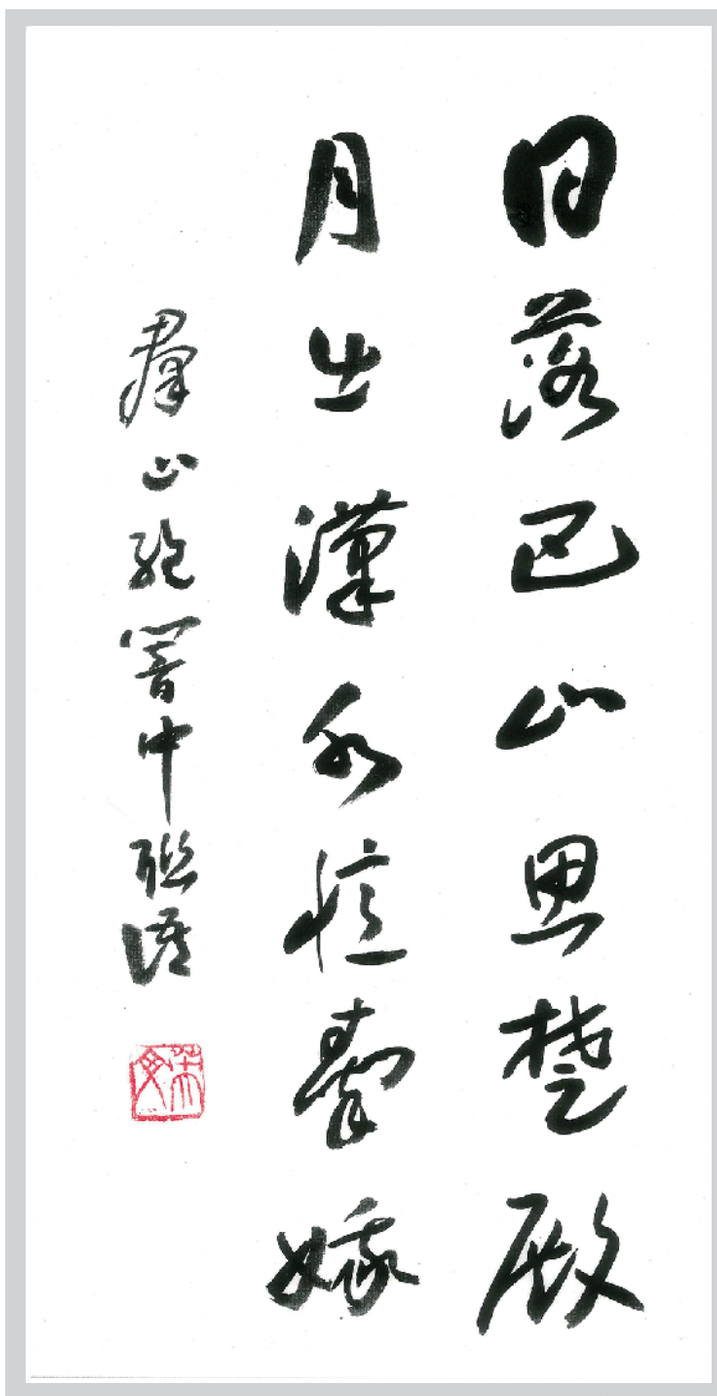
当下散文诗的走向，面临着创新、格局等问题，散文诗进入中国不过百年的光景，旧的秩序尚未完全系统性的建立，而新媒体环境却在呈现指数型的增长和变化。这无疑为散文诗的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机遇。散文诗是独立于散文和诗的，但它的前提是诗。我认为当下散文诗的走向应该是反常态的，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浅层次的抒情已经不能满足作者和读者了，散文诗写作者必定要从语言性、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有效突围。转向更深层次，更丰富的内在生命体验。可喜的是现在全国从事散文诗创作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创作氛围比较浓厚，大多数作者已经能够自觉地疏离浅薄。这应当说是近些年来中国散文诗的一大跨越。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我们的散文诗作品仍然具有极大的空间，距离经典作品的差距还很远。

任何文学都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散文诗也一样，散文诗的语言难度不亚于其他任何一种文体。散文诗是在语言上进行舞蹈，对语言的极致是考验写作者的看家本领。我这里所说的语言并非单单是指语言的美感，更多的偏向于语言的舒适感和通透感，好的语言正如好的瓦片，必须要镶嵌到适当的位置才能给人一种舒朗的感觉。语言的艺术是我们进行写作的终极操练场，它作为一种艺术手段衍生出白描、隐喻、暗讽、拟人等相应的艺术手法，让语言的张力脱离于语言本身，演绎为哲学和艺术的宫殿。

散文诗是由人所创作的，它必定承载着写作者的思考、感受、体悟、忧虑等等。在诗性样本中一首好的散文诗能够触及灵魂的共鸣，思想性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参照坐标。一首散文诗可以用有限的字数进行概括、装修，乃至改造，但是一首散文诗的思想性是无法单纯用文字清晰梳理的。一首散文诗当作者在写作的那一刻，它的思想性就已经完成了，从作品的角度来讲这首诗的意义已经脱离写作者了，也就无法清晰地说清其思想性。就像我们很多作家的作品被选入中高考试卷，就是把题给作家自己做也未必能拿满分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意识到思想性的内在和复杂性是真实存在的，它或是不可控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有义务更有责任提高自己的格调和眼界。

再来说说艺术性，当下很多散文诗作者对待写作的态度不端正，很多作品不是为了自己而写，更不是为了艺术而写，而是为了迎合为了模仿而写。缺乏艺术家应该有的匠心。作为一名散文诗的写作者，我们要审视自己的写作，把每一次写作都当成是最后一次写作，要珍惜书写的机会。散文诗的写作如果没有艺术性是没有灵魂的写作。没有艺术性的标识就没有哲思，没有辩证，没有智慧，只能是一束长得漂亮的枝叶，最终也只能是附属品。艺术性应当是每一个写作者的终极诉求。在我看来也恰恰是文学存在的意义。

文学拉慢了时间的转速，从而用文字和符号塑造了一个新的时空。这个时空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只能倚靠自己的素养和悟性无限去接近。散文诗的精神光芒讲述着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浇灌着我们的精神原野，散文诗于我而言是救赎，是拯救平庸，对抗时间的法器。我认为未来散文诗的走向应该是反常态的，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常态是自然而存在的，散文诗所挖掘的恰恰是常态背后的寓意和启示，是引人深思的智慧和生命体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散文诗的写作核心将会迎来它的创意时代，散文诗的创意写作也将提到新的日程之上，其视角、语言、叙事方式、表现手法或将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格局。在现有散文诗写作的基础上，散文诗必将借助于新崛起的新媒体传播，如《散文诗》杂志将杂志、公众号、视频号有机结合在一起，加上杂志上很多栏目的创新，其实已经呈现了一个多元的散文诗世界。散文诗的另一个走向，深层次，我相信每一个写作者在写一个事物的时候，素养不同，接近的通道就会不同，我们每个人看一块石头会产生不同的通道，正是这些不同的通道从而完整地呈现了事物的个性和共性。而它们恰恰是我们散文诗最珍贵的品质，因为我们的目光看得更远，因为我们构筑的精神体系无限接近完整。



方英文 书